

教育部统编《语文》  
推荐阅读丛书

# 汪曾祺小说散文精选

汪曾祺 / 著



经典名作  
口碑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教育部统编《语文》推荐阅读丛书

---

# 汪曾祺小说散文精选

---

汪曾祺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汪曾祺小说散文精选/汪曾祺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教育部统编《语文》推荐阅读丛书)

ISBN 978-7-02-013814-2

I. ①汪… II. ①汪…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②散文集—中国—  
当代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21516 号

责任编辑 郭 娟  
装帧设计 李思安 崔欣晔  
责任印制 王重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06 千字  
开 本 650 毫米×920 毫米 1/16  
印 张 17.25 插页 1  
印 数 1—20000  
版 次 201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814-2  
定 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出版说明

从2017年9月开始,在国家统一部署下,全国中小学陆续启用了教育部统编语文教材。统编教材加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的内容,更加注重立德树人,鼓励学生通过大量阅读提升语文素养、涵养人文精神。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新中国成立最早的大型文学专业出版机构,长期以来以传播优秀文化为己任,立足经典,注重创新,在中外文学出版方面积累了丰厚的资源。为配合国家部署,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广大学生课外阅读提供服务,我社在总结“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出版经验的基础上,邀请专家名师,经过认真讨论、深入调研,推出了这套“教育部统编《语文》推荐阅读丛书”。丛书收入图书百余种,均为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和教育部统编《语文》推荐阅读书目,基本涵盖了古今中外主要的文学经典,完全能满足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阅读需要,对增强孩子的语文能力,提升写作水平,都有帮助。本丛书依据的都是我社多年积累的优秀版本,品种齐全,编校精良。每书的卷首配导读文字,介绍作者生平、写作背景、作品成就与特点;卷末附知识链接,提示知识要点。

在丛书编辑出版过程中,教育部统编语文教科书总主编温

儒敏教授,给予了“去课程化”和帮助学生建立“阅读契约”的指导性意见,即尊重孩子的个性化阅读感受,引导他们把阅读变成一种兴趣。所以本丛书严格保证作品内容的完整性和结构的连续性,既不随意删改作品内容,也不破坏作品结构,随文安插干扰阅读的多余元素。相信这套丛书会成为广大中小学生的良师益友和家庭必备藏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18年3月

## 导读：“好看的应该长远存在”

我们来看看汪曾祺在他生前唯一一部影像资料《梦故乡》里怎么介绍自己的：

我是汪曾祺，江苏高邮人，1920年生，今年七十三岁了。

我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曾经在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读过四年中国文学系。

解放以前，曾经当过中学教员，历史博物馆的职员。

解放以后，相当长的时期是作为文学刊物的编辑，曾经编过《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

近二十多年来，我是在北京京剧院担任编剧。但是我的主要工作，还是写短篇小说和散文。我的作品相当一部分是以我的家乡高邮作为背景的。

这几句话，简简单单地道尽了自己的生平，甚至某些创作特色。我们所能增补的，无非是“汪曾祺逝世于1997年”这几个字。

汪曾祺的小说，也不太像小说，说成散文，甚至散文诗也未尝不可——他没有很强的虚构能力，小说里的人物，大抵都有原型。很多人物，他在小说里写一遍，后来又在散文里写一遍，前后比较，区别也不大。他自己也说：“散文诗和小说的分界处只有一道篱

笆,并无墙壁。”(《晚饭花集·自序》)人家问他对小说结构的看法,他说“随便!”老友林斤澜提抗议,他才加了个状语——“苦心经营的随便”(《自报家门》)。凡此种种,能把强调文体的语文老师气晕。

这人一生的创作,用一个字概括就是“散”。小说散文固是当行,京剧也写,文论也有,旧诗新诗对联也时常客串。在作家里,他的书画与烹饪也颇有名气,海内外都晓得。用梨园行话说,“文武昆乱不挡”。

文风也散,如20世纪80年代的成名作《受戒》《大淖记事》,一开篇都是大段的风俗叙写与人物素描,主角在后台等得都快睡着了。所以这些篇什一出,几乎人人惊呼:“小说还可以这样写!”

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苏轼说:“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又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文说》)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

“这样写”还含有对题材、人物、情节的惊诧,现实主义叙事普遍追求“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汪曾祺这样的写法算什么呢?连他的老友杨毓珉,最初向人推荐《受戒》时,也是评价说“味道十分迷人,可是回头一寻思,又觉得毫无意义”。写小说写到“毫无意义”,还能让人觉得“味道十分迷人”,这是老汪独一份。

汪曾祺也知道自己不主流,不伟大。他有点儿愤愤不平,但又有点儿小心翼翼地为自己准备了辩护词:“是谁规定过,解放前的生活不能反映呢?既然历史小说都可以写,为什么写写旧社会就

不行呢？今天的人，对于今天的生活所过来的那个旧的生活，就不需要再认识认识吗？旧社会的悲哀和苦趣，以及旧社会也不是没有的欢乐，不能给今天的人一点什么吗？”他自己问自己：这篇小说像什么？然后又自答：有点像《边城》。（《关于〈受戒〉》）

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学生，这一点，师生二人都引以为傲。说汪曾祺千里迢迢去昆明报考西南联大，完全是奔着沈从文去的，未免稍嫌夸张，但必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1997年4月2日夜，离汪曾祺去世还有一个半月，他又梦见了早已过世的沈从文先生。沈先生还是那样，瘦瘦的，穿一件灰色的长衫，走路很快，匆匆忙忙的，挟着一摞书，神情温和而执着。沈先生对学生汪曾祺的教诲也一如既往：“文字，还是得贴紧生活。用写评论的语言写小说，不成。”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四年，修了沈从文三门课，经沈从文之手修改、介绍发表的文字数以十篇计。三十年后重拾小说之笔，他记得沈先生说过的两句话：“要贴到人物来写。”“千万不要冷嘲。”这话被汪曾祺视为“小说学的精髓”。我们从《汪曾祺全集》中随便扯出一篇来，找不见一点儿违反沈先生教诲的地方。

所以“散”也意味着“散淡”，不跟风，不领潮。1987年，汪曾祺在小说集《茱萸集》的“题记”中自个儿给自个儿下了结论：

我的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可以视为“别裁伪体”。我年轻时有意“领异标新”。中年时曾说过：“凡是别人那样写过的，我就绝不再那样写。”现在我老了，我已无意把自己的作品区别于别人的作品。我的作品倘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只是因为我不会写别人那样的作品。

也是1987年，他在美国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时说：

我曾在一篇谈我的作品的小文中说过：我的作品不是，也



不可能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我觉得这样说是合乎实际的,不是谦虚。“主流”是什么?我说不清楚,也不想说。我只是想:我悄悄地写,读者悄悄地看,就完了。我不想把自己搞得很响亮。这是真话。

我年轻时曾受过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但是我已经六十七岁了。我经历过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春夏秋冬,我从云层回到地面。我现在的文学主张是: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自序》)

“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听上去很主流,不是吗?其实不然,在汪曾祺看来,热衷于“抒情”与“议论”是白话文盛行以来写小说者的流行趋势,他觉得大多数“可有可无”。

——汪曾祺没说这个现象的物质原因,我帮汪曾祺补一句:因为现代印刷术太方便了,纸墨印刷,都不甚值钱,所以书可以印得很厚,话可以说得很长。汪曾祺逝后,文字发表阵地很大一部分转入网络,就更没关系了,两百万字起码,最高纪录好像是一千六百多万字。

总结起来,汪曾祺认为小说首重语言,“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结构可以随便,但要点是“把一件平平淡淡的事说得很有情致”,作者的情怀,要放在叙事的字里行间里,“用抒情的笔触叙事”。(《小说笔谈》)

他举了两个例子:

我写《徙》,原来是这样开头的:

“世界上曾经有过很多歌,都已经消失了。”

我出去散了一会步,改成了:

“很多歌消失了。”

我在《异秉》中写陈相公一天的生活，碾药就写“碾药”，裁纸就写“裁纸”，两个字就算一句。因为生活里叙述一件事就是这样叙述的。如果把句子写齐全了，就会成为：“他生活里的另一个项目是碾药”，“他生活里的又一个项目是裁纸”，那多噜嗦！

汪曾祺认为：

我牺牲了一些字，赢得的是文体的峻洁。

短，才有风格。现代小说的风格，几乎就等于：短。（《说短——与友人书》）

这种对语言的极致追求，既是现代小说的风格，也是一种古典的美学追求，但不是古代白话小说的风格，白话小说脱胎于话本，本身就有拖沓冗长的叙事毛病。然而自唐宋之后，已经不用刀子往竹筒上刻字了，但文人雅士，仍然辞尚古简，而且书画同源，以“留白”为美。汪曾祺擅书画，这个道理他当然懂。

所以“散”的另一面是“通”。

打通古典与现代，打通“现代”与“当代”，打通雅言与俗语，打通小说与散文，以及书、画等其他艺术形式，更重要的是，创作理念上，打通“要有益于世道人心”与“使这个世界更加诗化”。汪曾祺可称当代文学中的一位难得的“通人”。

所谓“最后一个士大夫”的称呼，其实是站在经历了断裂与单面化的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立场上，惊异于对另一种美学传统的“发掘”。汪曾祺生长于那种美学传统的尾声，经过民国既关怀乡土嬗变、又追蹑世界潮流的文学教育洗礼，再身历建国初对民间文化的发现与整理，正如汪曾祺自述“经历过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春夏秋冬，我从云层回到地面”，他自己也成了中国自晚明以来的近世文学传统送给20世纪80、90年代文学的一份礼物。

铁凝在《相信生活，相信爱》中引一位评论家的话评价汪曾祺：“在风行现代派的 20 世纪 80 年代，汪曾祺以其优美的文字和叙述唤起了年轻一代对母语的的感情，唤起了他们对母语的重新热爱，唤起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他用非常中国化的文风征服了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的人，因而又显出特别的‘新潮’，让年轻人重新树立了对汉语的信心。”

这一点，汪曾祺自己也有信心。他回答过一个问题：“沈先生三十年前写的小说，为什么今天还有蓬勃的生命呢？”他说：

这个问题很不好回答。我想了几天，后来还是在沈先生的小说里找到了答案，那是《长河》里夭夭所说的：

“好看的应该长远存在。”（《沈从文和他的〈边城〉》）

杨 早

## 目 次

导读：“好看的应该长远存在” ..... 1

### 小 说

受戒 .....	1
戴车匠 .....	20
鸡鸭名家 .....	25
鉴赏家 .....	42
异秉 .....	50
职业 .....	62
小学同学 .....	67
钓人的孩子 .....	74
昙花、鹤和鬼火 .....	76
囚犯 .....	85
陈小手 .....	92
大淖记事 .....	95
羊舍一夕 .....	114
看水 .....	142
黄油烙饼 .....	153
七里茶坊 .....	161
郝有才趣事 .....	177
虐猫 .....	186

蝓蝓 .....	188
金冬心 .....	194

## 散 文

自报家门 .....	201
师恩母爱——怀念王文英老师 .....	212
多年父子成兄弟 .....	217
跑警报 .....	221
端午的鸭蛋 .....	228
蒹蒿·枸杞·芥菜·马齿苋 .....	231
葵·蕻 .....	234
荷花 .....	239
葡萄月令 .....	240
泰山很大 .....	246
午门忆旧 .....	249
谈谈风俗画 .....	253
知识链接 .....	260

## 受戒

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

他是十三岁来的。

这个地方的地名有点怪，叫庵赵庄。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是人家住得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庵，是因为有一个庵。庵叫菩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宝刹何处？”——“荸荠庵。”庵本来是住尼姑的。“和尚庙”、“尼姑庵”嘛。可是荸荠庵住的是和尚。也许因为荸荠庵不大，大者为庙，小者为庵。

明海在家叫小明子。他是从小就确定要出家的。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劊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他的家乡出和尚。人家弟兄多，就派一个出去当和尚。当和尚也要通过关系，也有帮。这地方的和尚有的走得很远。有到杭州灵隐寺的、上海静安寺的、镇江金山寺的、扬州天宁寺的。一般的就在本县的寺庙。明海家田少，老大、老二、老三，就足够种的了。他是老四。他七岁那年，他当和尚的舅舅回家，他爹、他娘就和舅舅商议，决定叫他当和尚。他当

时在旁边,觉得这实在是情在理,没有理由反对。当和尚有很多好处。一是可以吃现成饭。哪个庙里都是管饭的。二是可以攒钱。只要学会了放瑜伽焰口,拜梁皇忏,可以按例分到辛苦钱。积攒起来,将来还俗娶亲也可以;不想还俗,买几亩田也可以。当和尚也不容易,一要面如朗月,二要声如钟磬,三要聪明记性好。他舅舅给他相了相面,叫他前走几步,后走几步,又叫他喊了一声赶牛打场的号子:“格当啍——”,说是“明子准能当个好和尚,我包了!”要当和尚,得下点本,——念几年书。哪有不认字的和尚呢!于是明子就开蒙入学,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四言杂字》、《幼学琼林》、《上论、下论》、《上孟、下孟》,每天还写一张仿。村里都夸他字写得好,很黑。

舅舅按照约定的日期又回了家,带了一件他自己穿的和尚领的短衫,叫明子娘改小一点,给明子穿上。明子穿了这件和尚短衫,下身还是在家穿的紫花裤子,赤脚穿了一双新布鞋,跟他爹、他娘磕了一个头,就随舅舅走了。

他上学时起了个学名,叫明海。舅舅说,不用改了。于是“明海”就从学名变成了法名。

过了一个湖。好大一个湖!穿过一个县城。县城真热闹:官盐店,税务局,肉铺里挂着成边的猪,一个驴子在磨芝麻,满街都是小磨香油的香味,布店,卖茉莉粉、梳头油的什么斋,卖绒花的,卖丝线的,打把式卖膏药的,吹糖人的,耍蛇的,……他什么都想看看。舅舅一劲地推他:“快走!快走!”

到了一个河边,有一只船在等着他们。船上有一个五十来岁的瘦长瘦长的大伯,船头蹲着一个跟明子差不多大的女孩子,在剥一个莲蓬吃。明子和舅舅坐到舱里,船就开了。

明子听见有人跟他说话,是那个女孩子。  
“是你要到荸荠庵当和尚吗?”

明子点点头。

“当和尚要烧戒疤呕！你不怕？”

明子不知道怎么回答，就含含糊糊地摇了摇头。

“你叫什么？”

“明海。”

“在家的時候？”

“叫明子。”

“明子！我叫小英子！我们是邻居。我家挨着葶荠庵。——给你！”

小英子把吃剩的半个莲蓬扔给明海，小明子就剥开莲蓬壳，一颗一颗吃起来。

大伯一桨一桨地划着，只听见船桨泼水的声音：

“哗——许！哗——许！”

……………

葶荠庵的地势很好，在一片高地上。这一带就数这片地高，当初建庵的人很会选地方。门前是一条河。门外是一片很大的打谷场。三面都是高大的柳树。山门里是一个穿堂。迎门供着弥勒佛。不知是哪一位名士撰写了一副对联：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开颜一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弥勒佛背后，是韦驮。过穿堂，是一个不小的天井，种着两棵白果树。天井两边各有三间厢房。走过天井，便是大殿，供着三世佛。佛像连龕才四尺来高。大殿东边是方丈，西边是库房。大殿东侧，有一个小小的六角门，白门绿字，刻着一副对联：

一花一世界



### 三藐三菩提

进门有一个狭长的天井，几块假山石，几盆花，有三间小房。

小和尚的日子清闲得很。一早起来，开山门，扫地。庵里的地铺的都是笊底方砖，好扫得很。给弥勒佛、韦驮烧一炷香，正殿的三世佛面前也烧一炷香、磕三个头，念三声“南无阿弥陀佛”，敲三声磬。这庵里的和尚不兴做什么早课、晚课，明子这三声磬就全都代替了。然后，挑水，喂猪。然后，等当家和尚，即明子的舅舅起来，教他念经。

教念经也跟教书一样，师父面前一本经，徒弟面前一本经，师父唱一句，徒弟跟着唱一句。是唱哎。舅舅一边唱，一边还用手在桌上拍板。一板一眼，拍得很响，就跟教唱戏一样。是跟教唱戏一样，完全一样哎。连用的名词都一样。舅舅说，念经：一要板眼准，二要合工尺。说：当个好和尚，得有条好嗓子。说：民国二十年闹大水，运河倒了堤，最后在清水潭合龙，因为大水淹死的人很多，放了一台大焰口，十三大师——十三个正座和尚，各大庙的方丈都来了，下面的和尚上百。谁当这个首座？推来推去，还是石桥——善因寺的方丈！他往上一坐，就跟地藏王菩萨一样，这就不用说了；那一声“开香赞”，围看的上千人立时鸦雀无声。说：嗓子要练，夏练三伏，冬练三九，要练丹田气！说：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说：和尚里也有状元、榜眼、探花！要用心，不要贪玩！舅舅这一番大法要说得明海和尚实在是五体投地，于是就一板一眼地跟着舅舅唱起来：

“炉香乍爇——”

“炉香乍爇——”

“法界蒙薰——”

“法界蒙薰——”

“诸佛现金身……”